



斯宾塞

Art Gallery Spencer



DeAGOSTINI

吉林美术出版社 Jili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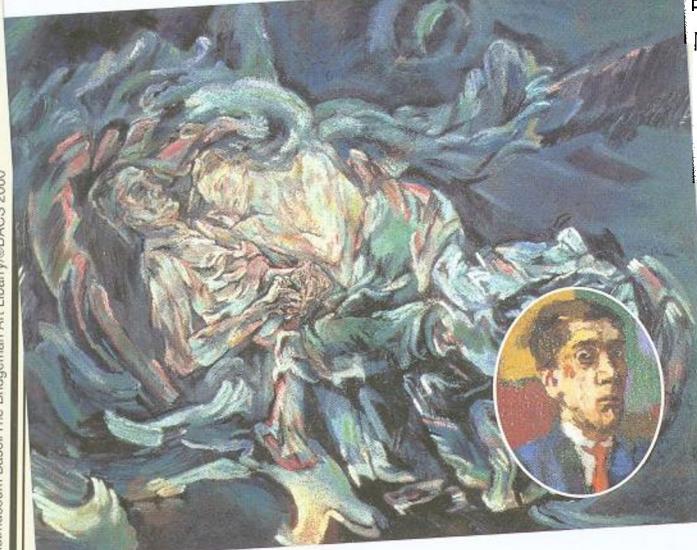


Schloss Charlottenburg, Berli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DACS 2000

罗斯的肖像 1909年

柯克西卡

Gallery
Kokoschk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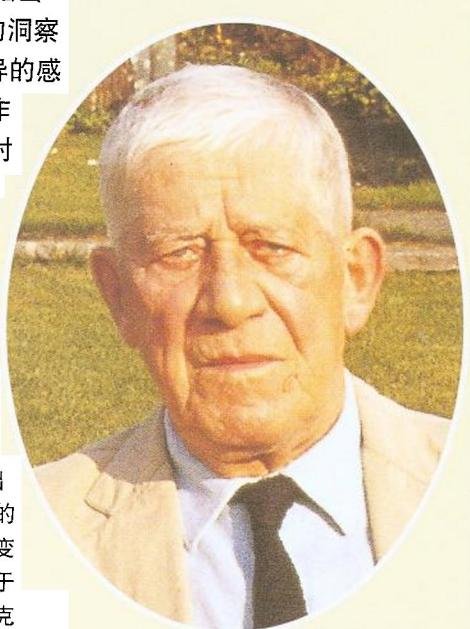


柯克西卡出生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奥地利，他的创作活动开始于新艺术和新思想交织碰撞的维也纳，他被视为表现主义——不追求外观，追求并努力描绘出内在的真实的先驱者。他根据深刻的洞察力而创作的崭新绘画给观赏者以奇异的感觉并受到前卫画家的称赞，但这些作品被人们广泛接受却花费了漫长的时间。

◀ 《风的新娘》

181×221cm 1914年

绘画描绘了柯克西卡和他热切盼望成为自己新娘的恋人艾玛·马勒。安然入睡的艾玛旁边，画家以波浪形的奇妙胸部和粗糙不平的手表现出躺在那里的柯克西卡的苦恼，他不安的表情似乎预示出不久之后由于恋人的变心而迎来的恋爱终局。这幅画着手于1913年，但开始预感到恋情终结的柯克西卡对绘画进行了数次修改，绘画最终成为冷色调作品。



AKG London/Erich Lessing

89 斯宾塞

艺术家生涯

2

LIFE AND TIMES

英国的视觉先知

风格与技巧

8

STYLE AND TECHNIQUE

信仰的礼赞

名作特写

14

MASTERPIECE

于库克汉赛船节布道的基督

作品选解

20

GREAT WORKS

于库克汉的复活 20

士兵的复活 22

希尔达、犹妮蒂与洋娃娃 24

格洛斯特郡的乡村生活 26

克莱造船厂：熔炉 28

世界著名美术馆

30

THE GREAT GALLERIES

斯丹利·斯宾塞画廊

©De Agostini UK Ltd., 2000 图字: 07-2001-800号

西洋美术家画廊 89 斯宾塞 原出版者 / [英国] De Agostini 出版公司

策 划 / 刘丛星

责任编辑 / 刘丛星 张亚力 王兴吉

校 对 / 张亚力

装帧设计 / 王兴吉 张亚力

校 对 / 尤雷 刘明辉

监 印 / 赵岫山 欧阳彬

出版发行 / 吉林美术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制 版 / 长春吉美雅昌彩色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 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 635×940mm 1/8 印张 / 4

印 数 / 1-5000册

书 号 / ISBN 7-5386-0367-0/J·161

定 价 / 1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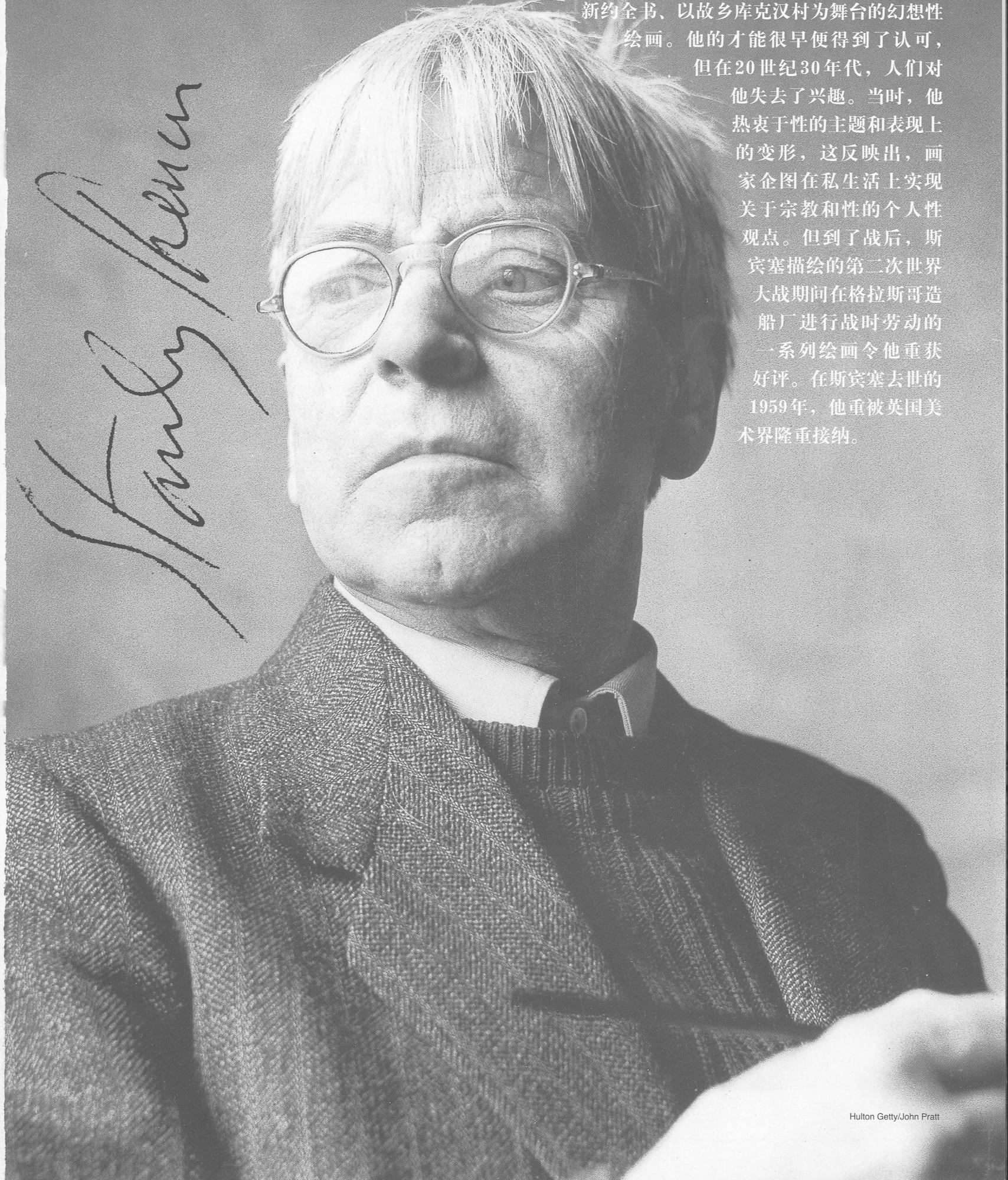


Stanley Spencer Gallery, Cookham, UK/
©The Estate of Stanley Spencer 2000.
All Rights Reserved, DACS (Front Cover, too)

西洋美术家画廊总目

- | | |
|--------------------------|----------------------|
| 1 Renoir 雷诺阿 | 51 Millais 米雷 |
| 2 Van Gogh 凡·高 | 52 Van Eyck 凡·爱克 |
| 3 Monet 莫奈 | 53 Stubbs 斯塔布斯 |
| 4 Da Vinci 达·芬奇 | 54 Moreau 莫罗 |
| 5 Millet 米勒 | 55 Holbein 霍尔拜因 |
| 6 Picasso 毕加索 | 56 Magritte 马格里特 |
| 7 Dali 达利 | 57 Fragonard 弗拉戈纳尔 |
| 8 Cézanne 塞尚 | 58 Sargent 萨金特 |
| 9 Lautrec 劳特累克 | 59 Masaccio 马萨乔 |
| 10 Chagall 夏加尔 | 60 David 大卫 |
| 11 Gauguin 高更 | 61 Bosch 博斯 |
| 12 Klimt 克里姆特 | 62 Bonnard 博纳尔 |
| 13 Manet 马奈 | 63 Tiepolo 提埃波罗 |
| 14 Degas 德加 | 64 Hogarth 霍加斯 |
| 15 Seurat 修拉 | 65 Miró 米罗 |
| 16 Modigliani 莫迪里阿尼 | 66 Kahlo 卡洛 |
| 17 Rembrandt 伦勃朗 | 67 Van Dyck 凡·代克 |
| 18 Botticelli 波提切利 | 68 Whistler 惠斯勒 |
| 19 Delacroix 德拉克洛瓦 | 69 Bellini 贝利尼 |
| 20 Velázquez 委拉斯贵兹 | 70 Ernst 恩斯特 |
| 21 Michelangelo 米开朗基罗 | 71 Uccello 乌切罗 |
| 22 Henri Rousseau 亨利·卢梭 | 72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 |
| 23 Constable 康斯太勃尔 | 73 Repin 列宾 |
| 24 Rubens 鲁本斯 | 74 Cassatt 卡萨特 |
| 25 Caravaggio 卡拉瓦乔 | 75 Poussin 普桑 |
| 26 Turner 透纳 | 76 Leighton 莱顿 |
| 27 Dürer 丢勒 | 77 Bronzino 布龙吉诺 |
| 28 Pollock 波洛克 | 78 Géricault 席里柯 |
| 29 Vermeer 弗梅尔 | 79 Matisse 马蒂斯 |
| 30 Raphael 拉斐尔 | 80 Bruegel 勃鲁盖尔 |
| 31 Greco 格列柯 | 81 Hals 哈尔斯 |
| 32 Léger 莱热 | 82 Gainsborough 庚斯博罗 |
| 33 Ruisdael 罗伊斯达尔 | 83 Francesca 弗朗切斯卡 |
| 34 Klee 克利 | 84 Watteau 华托 |
| 35 Courbet 库尔贝 | 85 Utrillo 尤特里罗 |
| 36 Kandinsky 康定斯基 | 86 Tintoretto 丁托列托 |
| 37 Chirico 契里柯 | 87 Steen 斯坦恩 |
| 38 Goya 戈雅 | 88 Reni 雷尼 |
| 39 Redon 鲁东 | 89 Spencer 斯宾塞 |
| 40 Titian 提香 | 90 Kokoschka 柯克西卡 |
| 41 Dufy 杜菲 | 91 Chardin 夏尔丹 |
| 42 Rossetti 罗塞蒂 | 92 Sisley 西斯莱 |
| 43 Ingres 安格尔 | 93 Reynolds 雷诺兹 |
| 44 Giotto 乔托 | 94 Sickert 西克尔特 |
| 45 Gris 葛利斯 | 95 Carracci 卡拉齐 |
| 46 Claude Lorrain 克劳德·洛兰 | 96 Boucher 布歇 |
| 47 Munch 蒙克 | 97 Bell 贝尔 |
| 48 Canaletto 卡纳莱托 | 98 Weyden 韦登 |
| 49 Blake 布莱克 | 99 Derain 德兰 |
| 50 Angelico 安基利科 | 100 Index 索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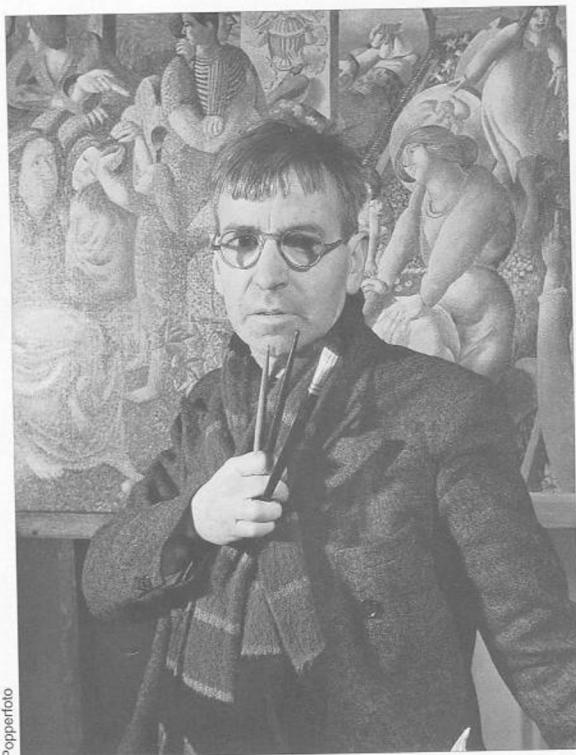
我们往往是根据艺术家的个体来谈论英国美术的历史，而斯丹利·斯宾塞作为20世纪最古怪的艺术家十分醒目。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取材于新约全书、以故乡库克汉村为舞台的幻想性绘画。他的才能很早便得到了认可，但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对他的兴趣却失去了。当时，他热衷于性的主题和表现上的变形，这反映出，画家企图在私生活上实现关于宗教和性的个人性观点。但到了战后，斯宾塞描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格拉斯哥造船厂进行战时劳动的一系列绘画令他重获好评。在斯宾塞去世的1959年，他重被英国美术界隆重接纳。



英国的视觉先知

AN ENGLISH VISIONARY

斯丹利·斯宾塞不仅以绘画作品知名，他的绘画所反映出的人生观也助长了他的名声。斯宾塞大半生都生活在一个名叫库克汉的英国小村庄，终生都在虔诚的宗教信仰、对爱情与婚姻的独特观点的驱策下度过。



Popperfoto

▲ 站在1947年到1950年制作的系列作品《格拉斯哥港的死者复活》系列18幅画作前的斯丹利·斯宾塞。

由于认为自己的思想、绘画或人生中发生的种种事件可能遭删除或产生错误，斯丹利·斯宾塞（Stanley Spencer）坚持自己作传。他产生这种想法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他刚出道便获得了高度的名声与恶评，而这同时也反映出他在创作手法上是个心思慎密兼容并蓄的艺术家。他留下数量惊人的文字阐述自己的人生观与作品，并做过以下的说明：“我希望分析我的书是以杂乱无章的片断堆砌而成的。如此一来，即使书中遗漏了几分我个人的叙述，读者也能够从这些片断中获取许多信息”。

虽然他那时而艰涩难懂、时而矛盾的著作终究未获付梓，但从这些自传性的文字、绘画作品以及友人的回忆中所勾勒出的形象看来，斯宾塞无疑是一个秉持着至高无上的信念度过一生的艺术家。这个至高无上的信念涵括了他对库克汉村（Cookham）的归属感、对妻子希尔达·卡莱茵（Hilda Carline, 1889–1950年）的深厚感情、非正统的基督教信仰与爱情观以及对绘画创作的献身态度。

音乐与宗教包围下的童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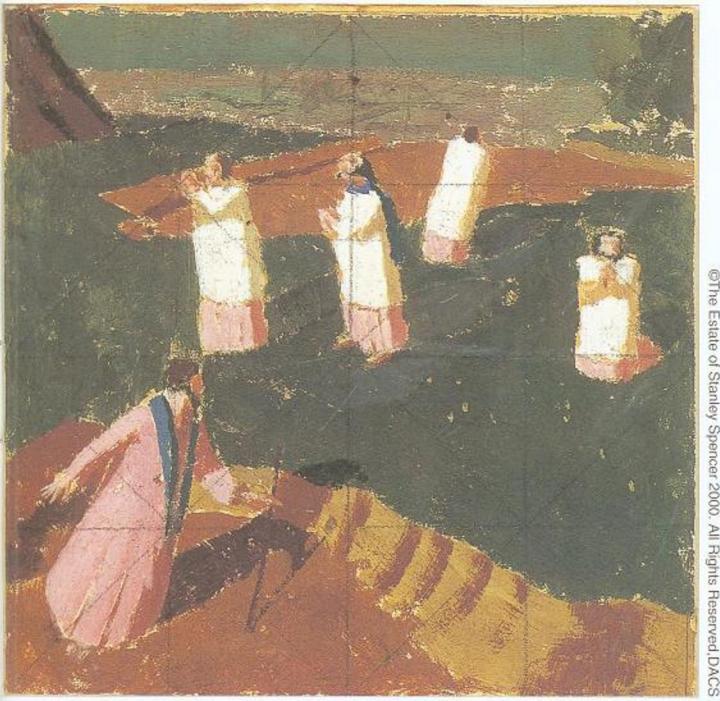
斯宾塞于1891年6月30日出生于柏克郡（Berkshire）的库克汉。库克汉是个位于泰晤士河（River Thames）畔的小村庄，在19到20世纪交



Hulton Getty

◀ 1890年左右，库克汉的高街（High Street）。斯宾塞的弟弟吉尔伯特曾回忆道：“泰晤士河频繁的泛滥常切断村子与外界的联系，但是也更促进了村民同舟共济的精神”。

Private Collection/Sotheby's Picture Library, London



为了补足家庭教育的不足，他们两兄弟开始在当地的艺术家杜洛西·贝里的门下接受美术训练。父亲很快就注意到斯宾塞的素描能力，在1907年送他到梅登黑德（Maidenhead）的技术学校就读。一年后，斯宾塞又成为伦敦的斯列得美术学校的学生。他个子矮小（只有160公分）、长着一副娃娃脸、留着少年发型；这些抢眼的怪异行径就为他换来了“库克汉”的绰号。

不过，在《耶稣诞生》（1912年）及《拾苹果者》（1912–13年）等作品获奖后，他马上获得了正面的评价。1912年，格拉夫登画廊（Grafton Galleries）举办了为后世留下深远影响的第二届后印象派展——由艺评家兼画家的罗杰·富莱（Roger Fry, 1866–1934年）筹划——斯宾塞的《约翰·邓恩抵达天国》（1911年）同时也被选为参展作品之一。在同一年当他从斯列得美术学校毕业时，许多富裕的收藏家已经被他作品绽放的魅力所吸引。

斯宾塞准备开始过起幸福的生活，并开始在库克汉附近一间画室里从事创作，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这段幸福时期划上了句号。1915年6月，他被征召进英国陆军医疗部队，9个月后，以医疗兵的身份被编派到布里斯托（Bristol）的波佛特军事医院，又在1916年8月前往马其顿的野战急救班服役。翌年8月，他成为由柏克郡同

◀ 斯宾塞为了《约翰·邓恩抵达天国》所绘制的习作。宛如石板似的人物与冻结般的姿势，不仅可以看出其受后印象派单纯化表现形式的影响，还可以看到乔托（Giotto）的影子。正式的作品于1911年完成。

替时期，这里以地理上的遗世孤立与居民的同舟共济闻名。斯宾塞的父亲名叫威廉·斯宾塞（William Spencer），母亲是安娜·史莱克，除了早夭的儿女外，斯宾塞排行第八。常以“音乐教授、海萨（Hedsor，一个邻近的乡村）的圣尼古拉斯教会的风琴手”自称的威廉，他所受的教育全属自学。他靠教授音乐维生，在当地是个名人，常常喜欢炫耀下巴的长须及穿着一件黑色的羊毛外套；在他骑着女用的自行车前往学生家的路上，总会喃喃自语地朗诵着罗斯金（John Ruskin）的文章。他的孩子们到了学龄时，他就在邻家的院子里设立了一所学校。好让斯宾塞在这里接受启蒙教育。

音乐与宗教是斯宾塞家的精神支柱。家中的兄弟姊妹几乎都会演奏乐器，尤其长兄威尔被誉为神童，日后便成为科隆音乐学院的钢琴教师。一家人都循规蹈矩地上英国国教派的库克汉教会与当地的卫理派教会做礼拜。弟弟吉尔勃特（Gilbert Spencer）日后曾回忆道：“我们家完全根据《圣经》的教诲生活。宗教观对我们来说并不是诫律，而是一种习惯”。这种精神在日后成了斯宾塞强烈的“非正统信仰”的基础，这种信仰可说是由《新约圣经》与幻想累积而成的自由道德态度的混合体。不过在吉尔勃特的记忆中，与斯宾塞一同度过的童年所拥有的是超越了时间的纯真；他们俩就在这种温暖的家庭气氛与村民的亲昵关怀中成长。

▼ 在第一次大战中，伤兵的生命取决于医疗兵的救护。斯宾塞后来也和照片里前线临时医疗站中受看护的兵士一样，成为一名步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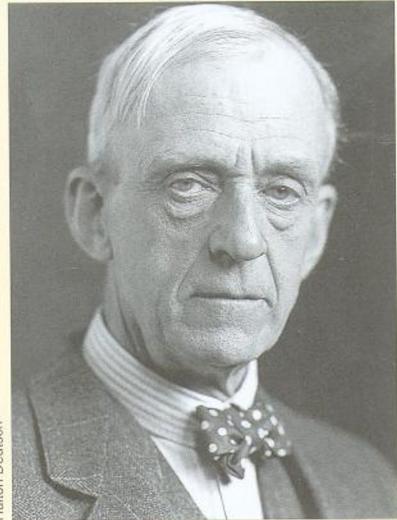
Robert Hunt Library



THE SLADE SCHOOL OF FINE ART

斯列得美术学校

Slade Photographic Collecti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Hulton Deutsch

▲ 身兼艺术家与外科医师双职的唐克斯教授。

▼ 斯列得美术学校师生于1912年夏天时的合影。前排右边第二位就是斯宾塞。

斯列得美术学校创立于1871年。在当年，伦敦的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根据艺术收藏家菲力克·斯列得 (1790–1868年) 的遗嘱，成立了一个培养美术系教授的基金会。除了斯列得遗赠的经费之外，学校当局又增资创立了教授绘画、平面设计、雕刻的教育机构。这家新学校以著重素描、绘画写生的法国教育体系为主导，不久便以学生杰出的素描技巧博得好评。在斯宾塞

入学的1908年，斯列得美术学校已经进入全盛时期，培养出许多风靡20世纪前半期的美术人才——仅在与斯宾塞同届的同学名单中，便可以看到大卫·朋伯格 (David Bomberg, 1890–1957年)、马克·贾特拉 (Mark Gertler, 1891–1939年)、保罗·内希 (Paul Nash, 1889–1946年)、内文森 (C.R.W. Nevinson, 1889–1946年)、爱德华·沃史华斯 (Edward Wadsworth, 1889–1949年) 等名画家的大名。他们的老师亨利·唐克斯 (Henry Tonks) 于1893年到1930年担任教授——曾以“画出拙劣的素描，就等于靠欺瞒度日”教导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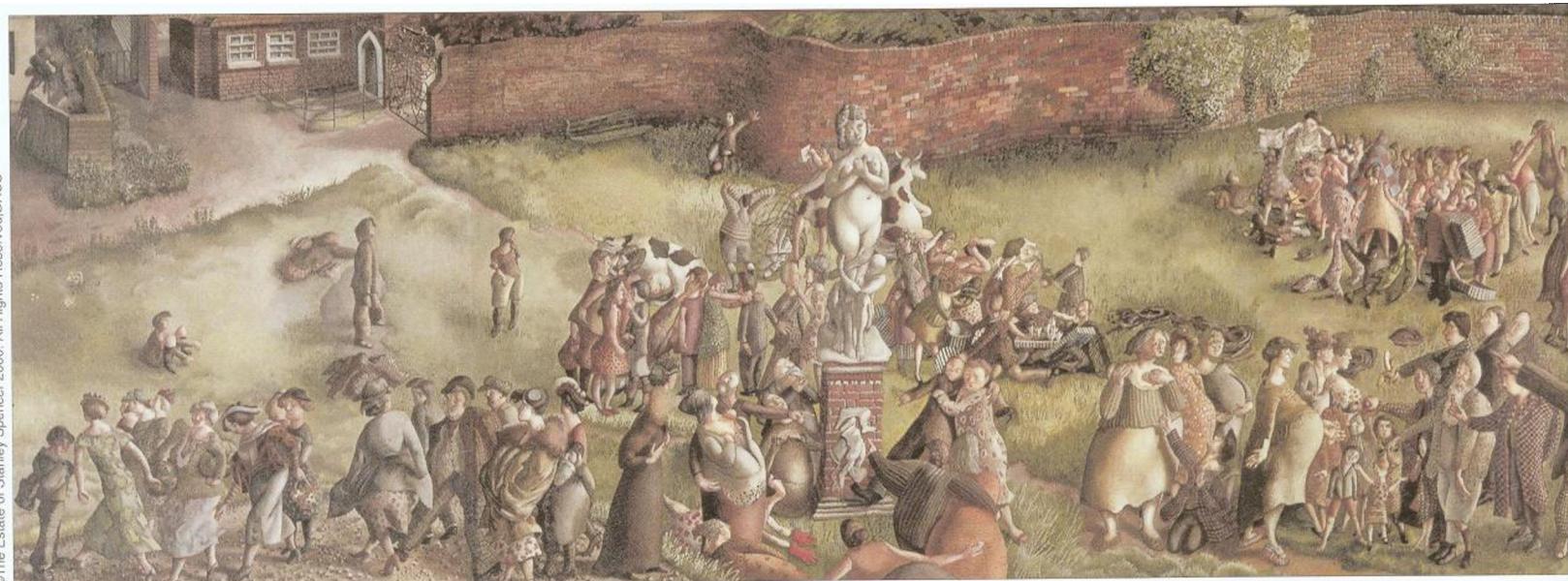


▼ 在作品《荒野之爱》(1937–1955年)里，可以看出斯宾塞对希尔达的爱是如何的至死不渝。在这幅画里，她被画成爱情的女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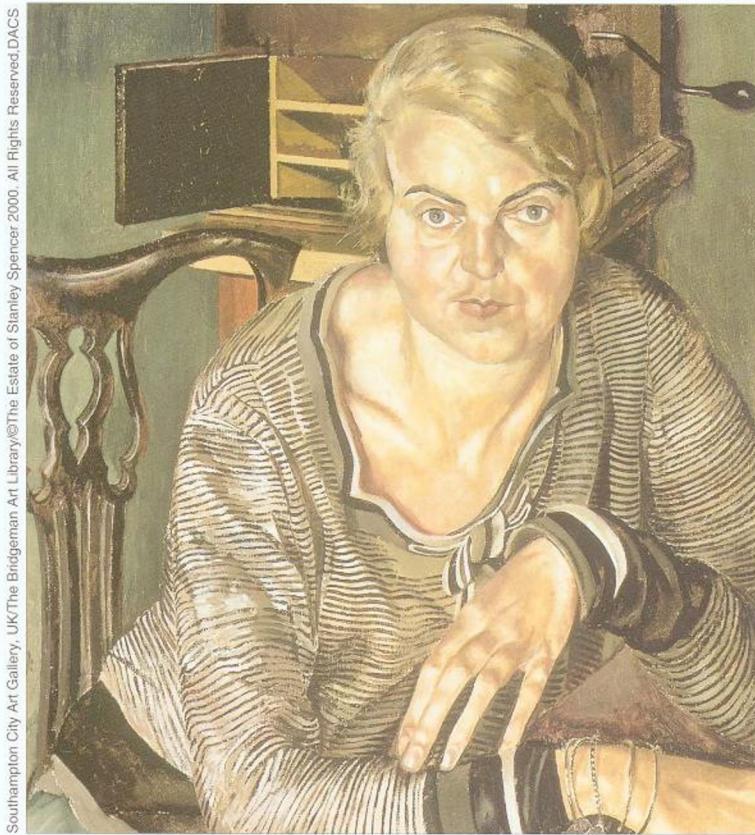
(1919年) 于是诞生。

不安、孤独、与贫困的反复煎熬

对斯宾塞来说，20年代初期是个充满了不安与变动的时期——他挚爱的母亲于1922年5月过世，战前熟悉的家庭生活至此烟消云散。即



Fitzwilliam Museum, Cambridge, UK/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 The Estate of Stanley Spencer 2000. All Rights Reserved DACS



Southampton City Art Gallery, UK/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The Estate of Stanley Spencer 2000. All Rights Reserved DACS

使他常认为自己的根在库克汉，这段期间他却不得不依靠收藏家和朋友的接济与收容度日，但在这时他遇见了一个重要的伴侣——希尔达·卡莱茵，并旋即坠入爱河。日后他曾如此写道：“在我开始勾画和她共同生活的光景时，她已经让我朝思暮想了”。在1922年夏天，斯宾塞利用创作活动的休暇前往波士尼亚，与卡莱茵的家人共度了3个月的时光，并在那时与希尔达迸发出深厚的感情。1925年2月，两人在萨福克郡（Suffolkshire）

礼拜堂（Sandham Memorial Chapel）的壁画所画的几幅油画习作。完成珊汉纪念礼拜堂的壁画是第一次大战后最让斯宾塞醉心的计划（参考22页），他为了制作这幅壁画，在1927年5月带着希尔达与锡林迁居至波格克力尔。到了1930年，次女犹妮蒂（Unity）出生，斯宾塞这时似乎已获得了幸福安定的家庭生活，也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安定与他的创作活动息息相关。当波格克力尔的壁画于1932年完成时，他即获得了艺评家们压倒性的赞赏。

但他的婚姻生活却在此时出现问题。虽然他对希尔达的爱是如此强烈——日后甚至还把她当成膜拜的偶像——但二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关系却时有危机。订婚后二人曾数度毁约，婚后希尔达又时常回娘家居住：第一次是在怀了犹妮蒂的时候，后来则是为了照顾罹患不治之症的弟弟乔治。她的这些行为似乎让斯宾塞颇为难耐，再加上希尔达对宗教研究的热衷，更让他感到夫妻沟通有障碍。除此之外，在马其顿服役期间染上的疟疾常让他痛苦难熬；直到1934年才接受手术摘除的胆结石也是他长期缠身的病痛。

除了这些身心的煎熬之外，后来又发生了一个让事态更加复杂的事件——1929年，斯宾塞结

◀ 《帕特林希亚·普利斯的肖像》。绘于斯宾塞尝试同时保持与普利斯和希尔达的关系的1933年。

Artist's Life

1891 6月30日出生于英国库克汉。父母亲分别为威廉·斯宾塞、安娜·史莱克。

1907 进入梅登黑德技术学校就读。

1908 开始在伦敦的斯列得美术学校习画。

1912 《耶稣诞生》获奖。《约翰·邓恩抵达天国》参加第二届后印象派画展。从斯列得美术学校毕业。

1915 进入英国陆军医疗部队服役。

1916 赴马其顿的野战急救班服役。

1917 成为步兵。被编入由同乡士兵组成的部队参战。

1918 回到库克汉。受情报局委托创作作品。

1919 制作作品《马其顿、斯摩里前线的紧急看护区里载着伤兵的担架》。与希尔达·卡莱茵坠入情网。

1922 母亲去世。赴卡莱茵家度假。

1925 与希尔达于2月结婚。长女锡林11月诞生。

1927 《于库克汉的复活》在他首次的个展中展出。迁居至波格克力尔，开始制作珊汉纪念礼拜堂的壁画。

1929 邂逅帕特林希亚·普利斯。

1930 次女犹妮蒂诞生。

1931 与帕特林希亚·普利斯发生婚外情。

1935 希尔达迁居伦敦，并于后来宣告离婚。

1937 于离婚生效10日后与帕特林希亚结婚。

1940 受“战争画家咨询委员会”委托，赴格拉斯哥港记录战时的劳动状况。

1950 获颁CBE勋章。希尔达死于癌症。

1958 获骑士爵位。癌症发作。

1959 于12月过世。骨灰被撒在库克汉教会的庭园里。



识了帕特林希亚·普利斯 (Patricia Preece)。让斯宾塞神魂颠倒的帕特林希亚当时迁居至库克汉，是个充满魅力、出身不凡但家道中落的画家。在斯宾塞于1931年举家迁回库克汉时，一件令人痛心，同时也匪夷所思的感情纠纷就这么发生了。为了博得希尔达的理解，斯宾塞并没有隐瞒这桩外遇，反而希望希尔达在接受他与帕特林希亚感情的同时，也能维持他们的婚姻生活。令人惊讶的是，希尔达起初对他这种日益乖张的感情态度表现得相当宽容，但在1935年还是决定迁回伦敦，并在1936年办理了离婚手续。

1937年5月，在离婚的判决生效后不过10天，斯宾塞便在梅登黑德的户政事务所与帕特林希亚登记结婚。不过这场婚姻却让他尝到了痛苦与失望的滋味。原因是普利斯似乎拒绝与他发生性关系——斯宾塞到这时才发现她是个女同性恋者，其实她早就与女友杜洛西·海普华斯同居了，至于斯宾塞为什么没有及早发现，至今仍是个谜。一年后，斯宾塞就被她赶出自己的家，房子还被她租给了别人；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不擅长处理财务问题的斯宾塞，居然把房子都过户给了她。

与希尔达不渝的爱情

在一片希望中展开的30年代，就这么在孤独与贫困中结束。他再度开始接受朋友的接济，在

HILDA CARLINE

希尔达·卡莱茵

希尔达·卡莱茵出身艺术世家。父亲乔治 (George Carline, 1855–1920年) 是位成功的画家兼插图画家，母亲安 (1862–1945年) 虽60岁才开始创作，也确立了独特的风格；兄弟锡德尼 (1888–1929年) 与理察 (1896–1980年) 也都是画家。希尔达本身是个画风成熟的画家，曾和她的兄弟一样在斯列得美术学校习画；斯宾塞就是在这里结识锡德尼，通过他的介绍认识希尔达。斯宾塞对她以风景画为主的作品大为赞赏，俩人也常结伴出外从事创作旅行。他们俩对对方的作品都毫不保留地批评，斯宾塞也总认为真正了解自己作品的人只有希尔达一个。结婚后，她便不再如往常般频繁地从事创作——斯宾塞曾对此大表不满，但自1922年到1940年为止，她还是每年在新英国艺术联谊会 (New English Art Club—NEAC) 和皇家艺术学院 (Royal Academy) 的展览会上发表作品。

► 希尔达·卡莱茵的作品《埃尔吉的肖像》(193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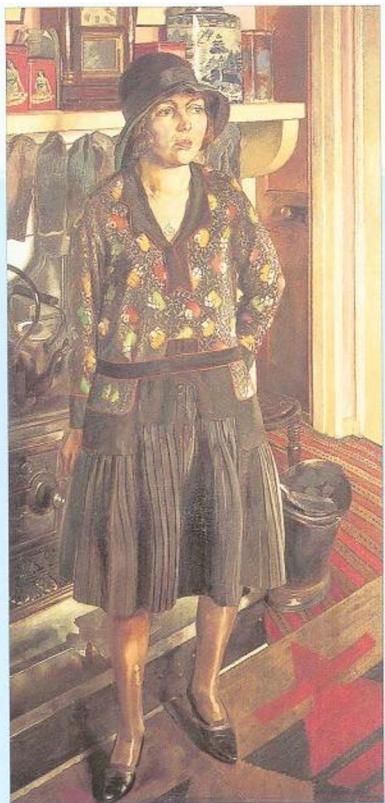
BBC Hulton Picture Library



▲ 成为战争画家的斯宾塞，在格拉斯哥创作的模样。照片里可以看到他正在为《克莱德造船厂》系列作品（参考28页）的细部制作素描。

穷困潦倒中赁屋而居。虽然他勤俭持家，但财产却为了帕特林希亚挥霍殆尽，甚至还常为了满足她而向画商达多利·托斯赊帐；现在的他也只能勉强维持妻女的生活了。虽然风景画还算有市场，但可展现他所向往的“性自由”主题的大型画作，却一直乏人问津。

一直到了1940年，终于有人向他伸出援手，“战争画家咨询委员会” (War Artists' Advisory Committee) 委托他赴格拉斯哥港 (Glasgow) 造船厂记录战争时期的劳动场面（参



©The Estate of Hilda Carline 2000 All Right Reserved DACS



Harris Museum and Art Gallery, Preston, UK/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The Estate of Stanley Spencer 2000. All Rights Reserved/DACS

考28页)。在这信心动摇的时期，这个工作赋予了他创作活动所需的生活重心。在这段期间，他又恢复了与希尔达的亲昵关系。希尔达为了他早已饱受心灵的煎熬，甚至在1942年还罹患了神经衰弱，但他们俩依旧重建起极为亲密的关系。斯宾塞又动起了再婚的念头，然而希尔达的健康已经恶化，在1947年动了癌症手术之后，她又与病魔缠斗了三年，最后在1950年过世。在她死前，斯宾塞曾在一封写给她的信中承认与她离婚的错误，信中说道：“对我来说，失去你是个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在她死后，斯宾塞仍坚信他们俩是命中注定的永恒伴侣。

虽然希尔达的死让他蒙受重大打击，但1950年也是斯宾塞时来运转的一年。在格拉斯哥所画的作品——包括《克莱造船厂系列》作品与向当地人致敬所画的三连画(Triptych)——让他得以重新威震画坛。这次他获得了CBE勋章(1950年)、上了电视、获名誉学位、在伦敦的泰德画廊(Tate Gallery, London)举办回顾展(1955年)、并获颁骑士爵位(1958年)，他又重获世人的喜爱。此时他迁回了挚爱的故乡库克汉，再度过起了幸福的生活。

到了1958年末，他因癌病恶化而进入克利夫登的加拿大战争纪念医院接受手术，在他养病期间，富裕的收藏家亚斯塔公卿与另一位崇拜者资助他买回了自己的故居，使他终于得以重返家园。

在村子里，他再度展开创作活动，但病痛频繁发作，迫使他于11月再度入院，终在1959年12月14日安详地咽下最后一口气。4天后，他的骨灰撒在库克汉教堂的庭园中，现在这个地点还立着一块大理石的铭文石板。1960年1月27日，画坛的重要人物齐聚皮卡迪利(Piccadilly)的圣詹姆士教会，同向这位杰出的人物致哀。

▲《锡安山》(1946年)。这是他为了向格拉斯哥港的人民致敬所画的死者复活图之一。

▼ 斯宾塞的骨灰，就撒在这栋位于柏克郡的库克汉教会旁。



BBC Hulton Picture Library

信仰的礼赞

CELEBRATIONS OF FAITH

斯宾塞独特的观点，让他得以从日常生活中发掘《圣经》故事的影子。卓越的素描功力与人物构图设计的结合，让他得以成为20世纪最受人们瞩目的英国画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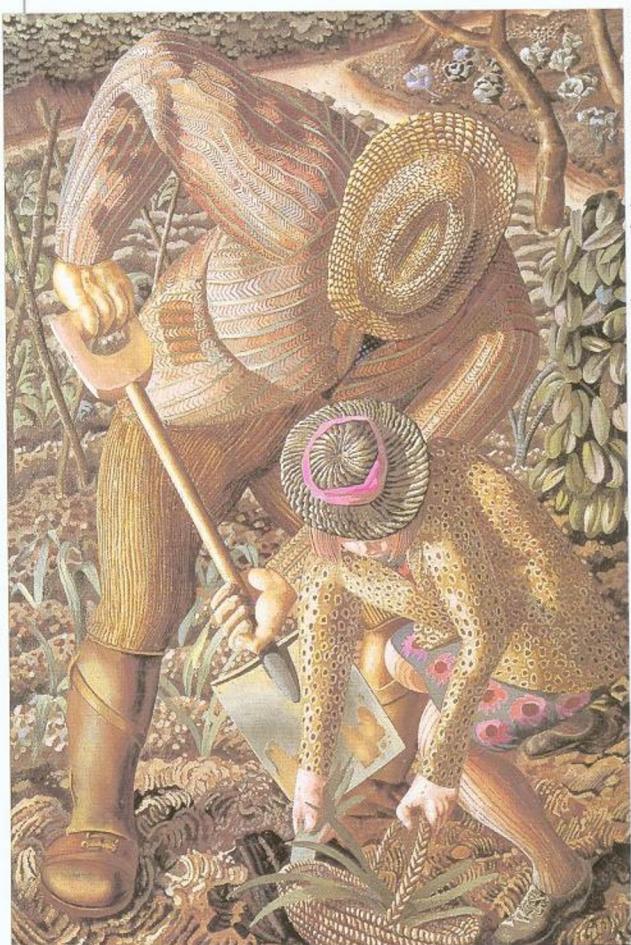
斯宾塞的作品大多属于自传性质，描绘的是他在日常生活里所关心的主题，然而，这些作品也彰显了他乖戾且强烈的基督教信仰。不管他画的是库克汉、布里斯托的陆军医院或马其顿的战壕、还是格拉斯哥的造船厂，作

品无不赞美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神圣性”。他的“私人绘画”在叙事风格上讲求巨细靡遗地画出所有细节，以示与他另一种作品——风景画以及描绘村庄景色、花朵的作品有所区别，因为制作后者只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无

法让他探讨自己的内心世界。即使它们在绘画市场上较为讨好，斯宾塞仍常将它们看作创作的障碍。

毕生探讨宗教主题

不过，斯宾塞将眼前或脑海



花纹与人体

单纯化的人体是斯宾塞早期作品的特征，画中真人大小的人物的动作安详，也常被以超出画面局限的切割来处理，另外，他对画面上花纹的描画也越来越用心。在制作波格克力尔的壁画时，他笔下的人物变得更为圆润，并且更带有一股“温暖”的气氛——这种气氛在他眼里十分重要；而人物的衣服、动作等细部也被绘制得更加细致而鲜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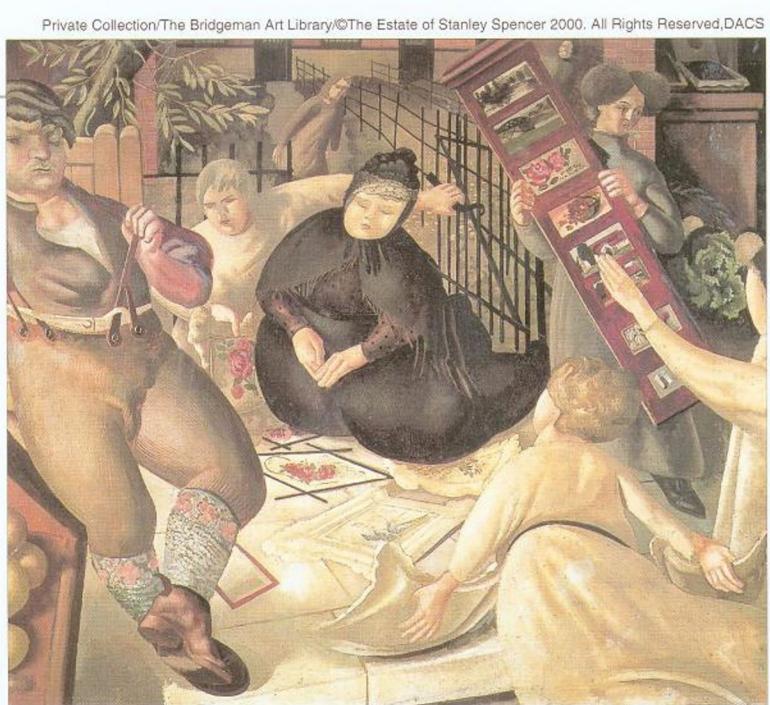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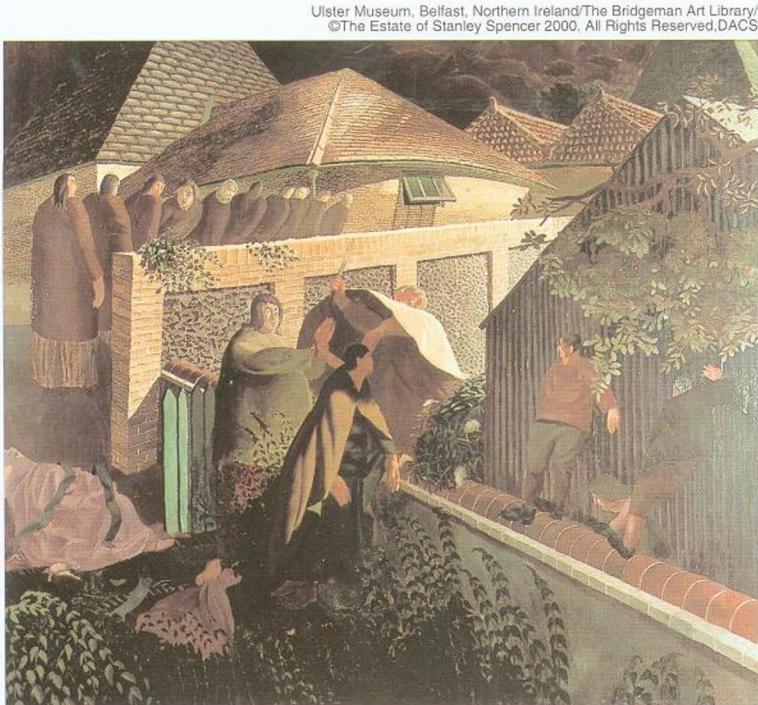
这种结合了柔软蓬松的形体与细致描绘的细部的融合，成了斯宾塞画风的特征。他常忽视画中人物的主从关系，甚至任意穿插各种人物，将人物与故事看得同等重要；在这种处理手法中，也还可以看出他对花纹的兴趣。在这幅魅力十足的《造园》（左，1945年）里，可以清楚看到他对花纹的描绘是如何的讲究。画中以互补的形态将这对父女填满整个画面，形成了强而有力的构图，并利用细部描绘添加了些许生气。请注意篮子与帽子、父亲的外衣、女儿的羊毛衫和裙子上的花纹与父女身边的植物等部分的画法。

里的风景呈现在画面里的写实技巧，让他的两种绘画都有着独特的风格。斯宾塞擅长素描是广为人知的事，而帮助他培养出这种功力的，是斯列特美术学校的亨利·唐克斯。斯宾塞在唐克斯的指

导下勤勉地锻炼写生的功力，在这个时期培养出来的创作方式，为他奠定了日后所有作品的基础。

但即使斯宾塞承认根据观察作画的锻炼是不可或缺的，他还是常常受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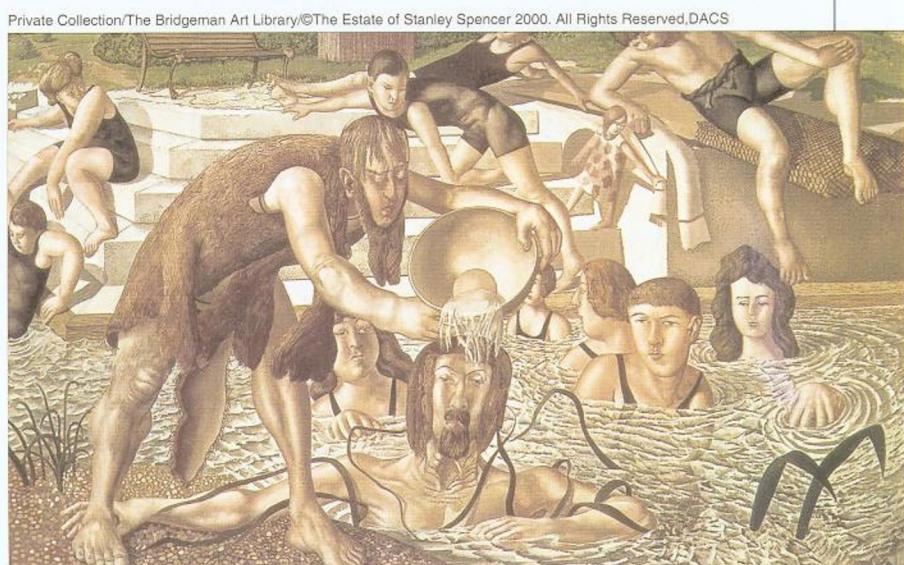
的想像与宗教性的意图所驱策。他是斯列特美术学校里对中世纪末期的意大利（Italy）绘画情有独钟的学生之一，乔托的作品尤其让他心醉。斯宾塞当时的作品特征是：单纯化却别具重量感的人



天国般的村落

由于斯宾塞对宗教主题的醉心，一般都将他的作品性质归纳为与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年）或山姆·帕麦尔（Samuel Palmer，1805—1881年）这类幻想画家同属一类。一如帕麦尔，斯宾塞也将自己的宗教情感与某个特定场所——也就是他的故乡库克汉——做结合。他曾以文字表示自己在这个村里“发现了《圣经》基本精神中的丰饶……不论是在树篱、紫杉或小草上”，因此决定以村里的日常生活为宗教故事的背景。

在早期的《耶稣受难》系列中的一幅《出卖》（左上，1922—1923年）里，他以自己的故居与他受教育的铁皮屋之间的通道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许久以后，在为“教堂计划”所画的《耶稣受洗》（右下，1952年）里，背景又出现了聚集在斯宾塞童年常去游泳的池塘里的诸多人物。在原本应为“教堂计划”一部分的《莎拉·塔布与来自天国的访客》（右上，1933年）中，则画了一位在库克汉的高街目击到哈雷彗星之后，随即跪地祈祷的妇女，画里描绘出白衣天使带着礼物拜访莎拉，颇有“末日”或“最后的审判”的味道。



像；作品明显的有着乔托的影子，其中也掺杂了些许后期印象派的格调，尤其是受到当时曾经在伦敦引发起轩然大波的高更（Gauguin）的影响。将《约翰·邓恩抵达天国》（1911年，参考第3页）加入第二届后印象派画展（1912年）

名单的罗杰·富莱，在当时就注意到他与高更在风格上的共通点。但后来斯宾塞就没有再赶搭过现代艺术风潮的列车，而唐克斯的教诲与乔托的典范，从此就成为帮助他树立独特风格的两大要素。

从美术学校毕业以后，斯宾塞回到

了库克汉，声称自己来到了一片“人间乐土”（Earthly Paradise）。从这时候起，斯宾塞就开始按自己的风格专心创作。这个时期所完成的绘画，最具震撼力的是描绘村中日常生活的《库克汉的烟囱修理工人》（1915年）和《库克汉的



Private Collecti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The Estate of Stanley Spencer 2000. All Rights Reserved.DACS

希尔达

除了库克汉以外，希尔达是斯宾塞作品中的另一个主题。在他们还是夫妻时，斯宾塞曾在一封给她的信中写道：“对我来说，你等于另一个库克汉，两者（虽然类别不同）都让我倍感思念，相信你对我的感觉也是同样的强烈吧？”不过直到二人离异之后，他才真正有这种感觉。从夫妻生活的种种纠纷中获得解放的他，开始有机会将她偶像化。斯宾塞后来曾做过以下叙述：“创作的欲望无法填满我对生命的所有欲望——不管再怎么尝试，这种欲望都会从我的四面袭来”。这幅《整理之舞》（左下，1936年）是赞美他们关系的《家庭光景》系列中的第一幅作品，画中造型幽默的扭曲人物十分抢眼，但直到希尔达死后，他才发表这些最让人动容的爱情作品。他们不论在夫妻时代或是离婚之后，都有十分频繁的书信来往，甚至在希尔达死后，斯宾塞依旧为她写了许多寄不出去的情书；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书信出现在“教堂计划”中为追悼希尔达而制作的《情书》（右下，1950年）中。《希尔达与我于波格克力尔》（左上，1955年）是悼念希尔达的另一幅作品，画中可以看到斯宾塞是如何将他们构筑幸福家庭生活的理想加以神圣化。



Stanley Spencer Gallery, Cookham, UK/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The Estate of Stanley Spencer 2000. All Rights Reserved.DA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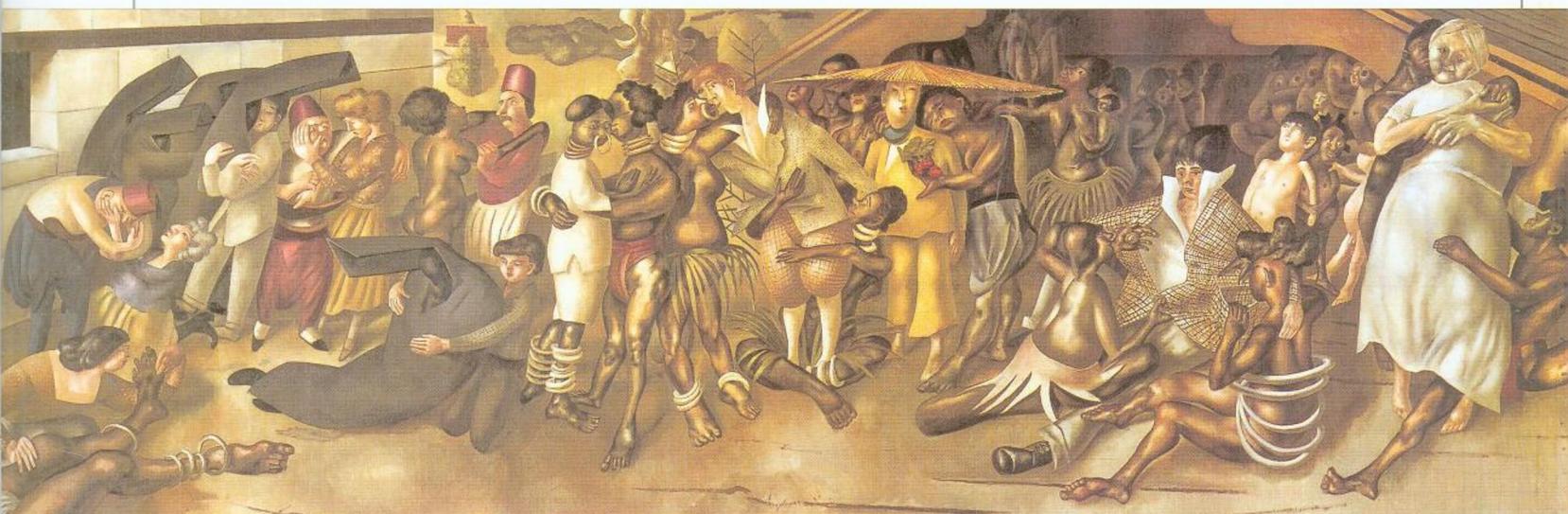


Private Collecti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The Estate of Stanley Spencer 2000. All Rights Reserved.DACS

自由恋爱

斯宾塞在30年代时对爱情的看法越来越放任与偏激，也曾因此换来日益激烈的谩骂。他当时如此写道：“我不能理解爱情为何必须和独占划上等号。在存在与意识上，我发现自己可以对许多女性迸出最强烈的火花（这才叫生活！），想必这象征着我拥有崇高的知性。”在试图与希尔达和帕特林希亚同时维持感情生活之余，斯宾塞在绘画里也试图将自己的“性爱情感”与虔诚的信仰融合。这种逻辑酝酿出的作品让他饱受艺评家与大众的嘲讽。对他们来说，这些画充满着情欲，不仅宣扬一夫多妻的歪理，配合主题的

画风也颇令人不快。最赤裸裸的呈现出这种理念的，要属斯宾塞这幅惊世骇俗的《无国境的爱》（下，1935年）；他曾如此说明这幅以奇妙的扭曲人体与“低调”的颜色画成的作品：“我总期望能和与自己息息相关、连民族间的鸿沟也可以跨越的人生侧面合而为一。爱就是一个能打破任何障碍的东西”。



Fitzwilliam Museum, c/o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UK/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The Estate of Stanley Spencer 2000. All Rights Reserved.DACS

赶鹅人》（1915–1919年）等以库克汉为舞台、耶稣受难为主题的作品。

在第一次大战后，他为了纪念战时的体验，再加上乔托为帕度亚（Padua）的斯库罗维尼礼拜堂所画的湿壁画为他带来的灵感，对教会的壁画制作也越来越热衷。在贝连多（Behrend）家族的帮助下，斯宾塞终于得以一偿夙愿，在波格克力尔（Burghclere）实现自己的梦想，并从1927年到1931年之间埋头制作这个计划已久的作品（参考22页）。在库克汉创作的作品，描绘的是以村庄为舞台的神圣事迹；而在波格克力尔的壁画中，呈现出他从“救伤兵与步兵”仪式性的日常活动中所感受到的宗教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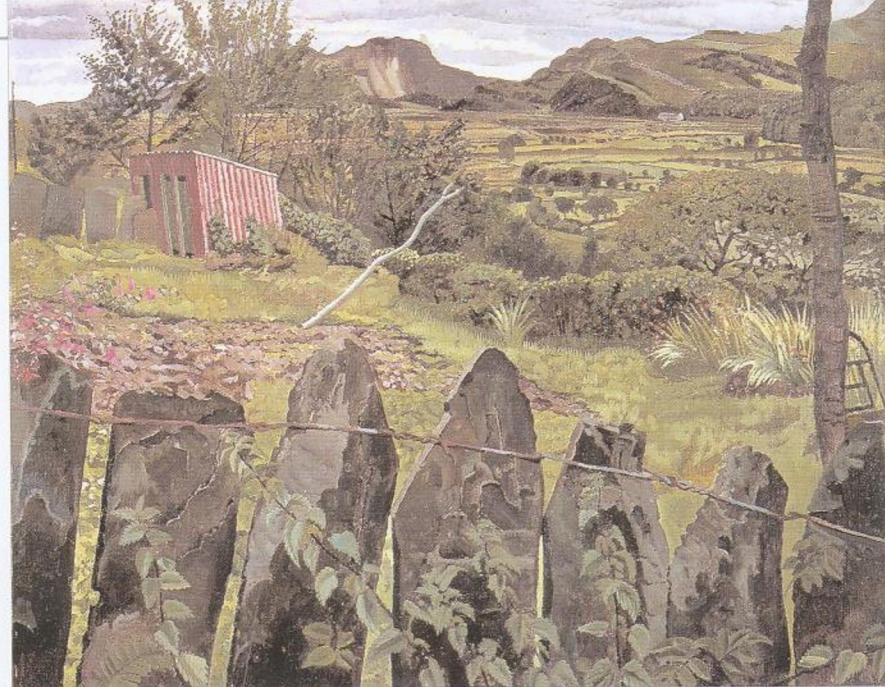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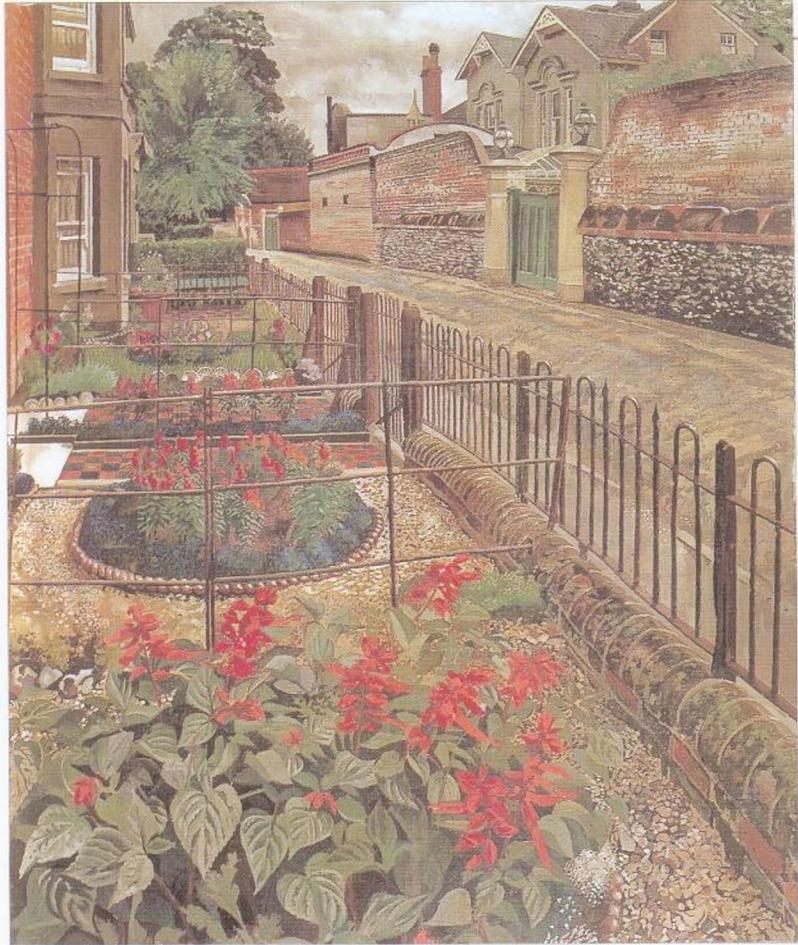
觉。这些绘画洋溢着真诚的和平与欢愉，也赞扬着“凡人摆脱创伤”的回复能力。

被斥为异端的性主题与扭曲的人物

在完成波格克力尔的壁画后，斯宾塞又有了“第二礼拜堂”的壁画构想，他称之为“空中的（幻想的）礼拜堂”。这次他希望能在这个自传性的作品中表现出库克汉的崇高精神。他私下将这个计划称之为“教堂计划”（Church House），但由于一直没有找到赞助者，这个计划也就在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演变得暧昧模糊，成为他创作生涯中第一个未竟的野心。

尽管私生活充满混乱，30年代却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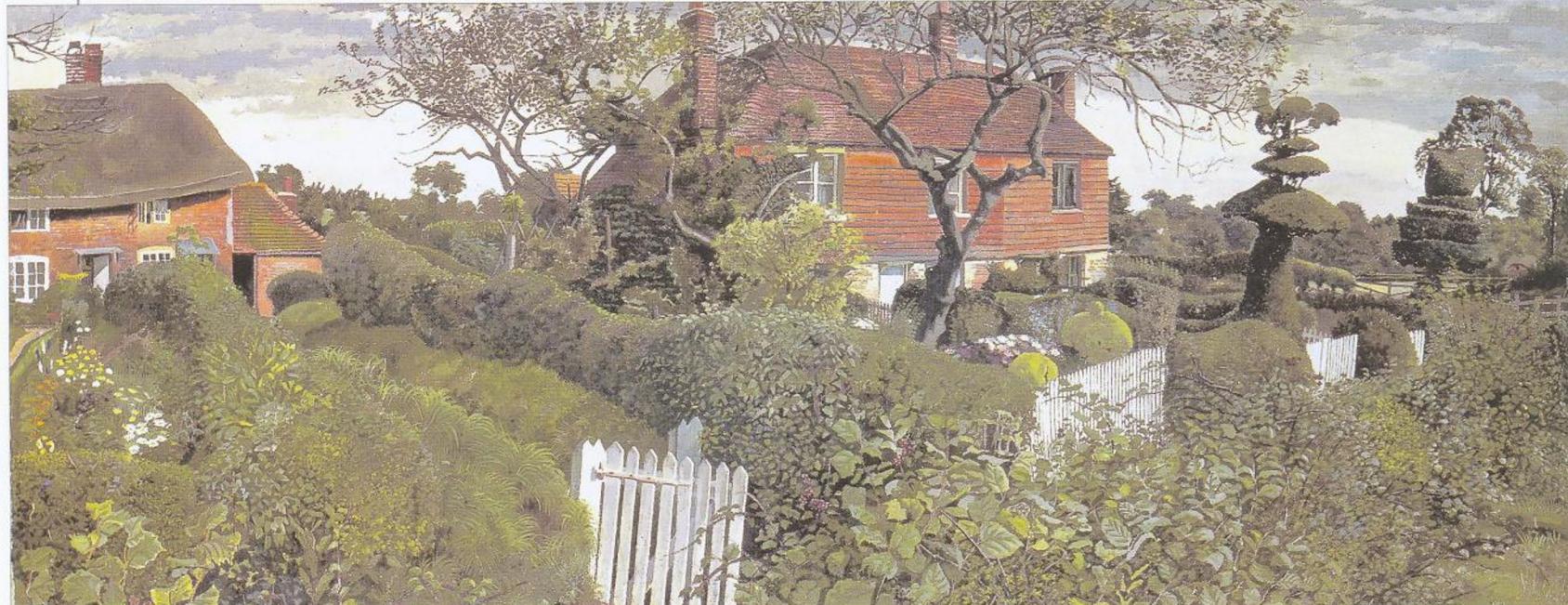
斯宾塞艺术生涯中最产的时期。他在这时开始制作了一系列高水准的裸体肖像画，这些画是以帕特林希亚·普利斯为模特儿，有时甚至把自己也给画了进去。这些作品展现着率真的写实风格，成为斯宾塞杰作的一部分（参考封面、封底）。与普利斯之间的婚外情为他替“教堂计划”所制作的许多“私人绘画”带来了新方向：这类作品日益着重于爱与性的探讨，而这种倾向在《无国境的爱》（1935年）与《荒野之爱》（1937–1955年，参考第4页）里达到了顶点。不过，这些人物造型扭曲的新作品并没有引起艺评家与收藏家的兴趣；在1935年的夏季展会里，皇家艺术学院就拒绝



为“糊口”而画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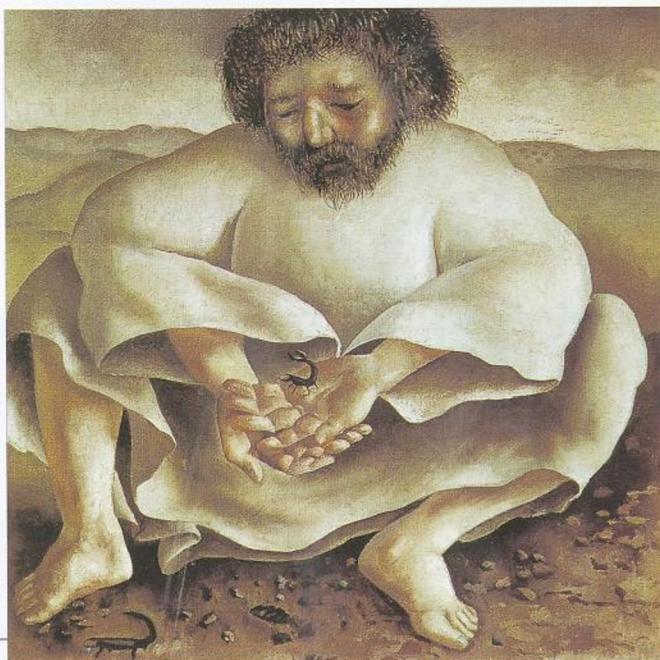
斯宾塞是个将物象的感觉看得异常重要的艺术家，因此，以村庄为背景的风景画在他的创作活动里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对于这种画他曾如此写道：“是我与外界的接点，能让周围的环境融入我的心灵。”30年代，由于想像画乏人问津，他只好制作这类风景画

以维持生计。当时他将自己时间的“四分之三”花在这类风景画、肖像画与静物画上，自己则“既无法理解，也不喜欢这种作品”。但是从许多这类作品看来，他这番话并不完全，这些全都是他凭着自己的直觉与新鲜的观察角度，以自由奔放的笔触完成的作品。除了直接根据实际对象绘制之外，它们与他的想像画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两幅《波格克力尔的农舍》（下，1930年）与《北威尔斯的风景》（右上，1938年）都可被列为斯宾塞最优秀的杰作；后者兼具构图强烈与小而精致两种特质，而较早完成的《库克汉，围篱中的庭院》（左上，1936年）也毫不逊色。斯宾塞的艺评家朋友伊利莎白·罗森斯坦（Elizabeth Rothenstein）曾如此写道：“要是斯宾塞早一个世纪出生，他应该能在提弗利（Tivoli）或坎帕尼亚（Campagna）的绘画中开花结果；他在描绘英国的独栋住宅时，就展现了这种高昂的情绪。”



荒野中的耶稣

斯宾塞于1938年独自居住在伦敦的“瑞士小屋”(Swiss Cottage)，这时《圣经》故事与流浪荒野的耶稣又再度成为他的创作重心。据说耶稣曾经在荒野中度过了40个孤独的日子，斯宾塞原本构想以40幅画分别呈现这40天来创作一系列的作品，并以它们装饰库克汉教会的天花板。他曾写道“希望这些画能被安置在小教堂里，并在受难节的40天里以每天一幅的方式展示”。但最后他只画出了40张小幅素描以研究构图，真正到达完成阶段的则仅有包括这幅《蝎子》(右，1939年)在内的9幅。从这幅画可以明显看出他亟欲重返早期单纯形态的意图，画里有着细致而复杂的构图，符合他19世纪30年代时期的风格特征，也可以发现他曾有的明确信仰及纯粹性，以及去芜存菁的乔托湿壁画风格。



Art Gallery of Western Australia, Perth, Australia. ©The Estate of Stanley Spencer 2000. All Rights Reserved. DACS

让他的《圣法兰契斯卡与小鸟》(1935年)与《拾荒者/恋人》(1934年)两幅作品参展，获选参展的《库克汉的稻草人》(1934年)、《修补匠》(1935年)、与《木工们》(1935年)三幅作品也受到了非常多的批评，斯宾塞因此被迫放弃学院准会员的身份。

在这些作品里，斯宾塞除了赞美他所谓的“性爱情感”之外，同时也以他与希尔达的夫妻关系为基础，开始创作一些歌颂家庭生活的作品。他在这些作品中宣扬着他认为人生中最重要的“舒适感”，以温暖、亲情以及幽默的笔触画下了《修补匠》或是《整理之舞》(1936年)等一系列家庭生活的情景，但这时希尔达已经离他而去了。

回归的绘画形式与精神

这个时期的经济压力仍逼迫斯宾塞制作了数量庞大的风景画，许多以库克汉或邻近田园为主题的优秀作品就在这时完成。在婚姻二度失败后，他的“私人绘画”已几乎无人问津，在1938年迁离库克汉时，他不得不重新检讨自己。

在伦敦过起简朴生活的同时，他对自己“偏执的路线”和“过度强调性爱主题”都曾再三反省。

为了弥补这个时期的错误，他开始创作40幅以耶稣流浪荒野为主题的系列作品（只完成了其中9幅），试图借由这些作品找回昔日的信仰及具有正面意义的画风。

第二次大战爆发后，情报局委托斯宾塞以绘画记录格拉斯哥造船厂的样貌，这个天降甘霖终于让他得以摆脱贫困。斯宾塞起初计划创作类似波格克力尔的壁画般的大型作品，但到后来规模却被大大缩小。虽然如此，这些画还是成为他杰作的一部分，并与波格克力尔的壁画一样，洋溢着劳动者的魅力以及斯宾塞对他们表达的敬意（参考28页）。

格拉斯哥劳工亲密的情谊，让斯宾塞感受到了宛如重返库克汉的归属感，因此在制作这些作品时，他同时也构思起另一件歌颂这个生命共同体的作品；起初他计划完成一幅约15公尺宽的巨大作品，以“在锡安山审判众人的耶稣”为主题，但最后主题被更改为死者的复

活，完成的则是一系列容易制作的小型绘画。

格拉斯哥港系列作品的展出，博得了艺评家的喝彩。他在1950年获选成为皇家艺术学院的会员，“死者复活”系列的主要作品《格拉斯哥港的死者复活》(1947–1950年)也获泰德画廊的收藏。

晚年，斯宾塞开始制作一系列歌颂希尔达的作品以及以库克汉为舞台、《圣经》故事为主题的“赛船”系列作品。根据他原本的构想，这些作品将被安置在“教堂计划”的侧壁，《于库克汉赛船节布道的基督》(参考14页)则将被挂在祭坛上。这些在他宿疾缠身下制作的画作，让大家清楚认识到斯宾塞对自己一贯的理念是多么的坚定；看过这些作品后，没有人能再怀疑他对库克汉的居民以及对宗教信仰的献身精神。

名作特写

名作特写



于库克汉赛船节布道的基督

库克汉 斯丹利·斯宾塞画廊藏

Stanley Spencer Gallery, Cookham, UK

CHRIST PREACHING AT COOKHAM REGATTA

约1953-1959年(未完成)

205.7 × 535.9cm

这幅斯宾塞在过世前数星期埋首制作的画仍处于未完成的状态，除了可让我们得以清楚看出他的制作过程外，更散发着比完成作品更强烈的生命力。这幅画以“最后的审判”为主题，描绘再度降临人世的耶稣向复活的村民布道的情景，原本预定为“教堂计划”的一部分。

这个以库克汉桥 (Cookham Bridge) 与渡轮旅馆 (Ferry Hotel) 为舞台的幻想画追述了斯宾塞的童年回忆，也就是他的故乡于爱德华七世 (Edward VII) 执政时代所举行的一场船赛；在那段日子里，斯宾塞的哥哥威尔常和朋友齐聚河岸为群众高歌。在斯宾塞的想像里，蓄着长须的耶稣坐在船中的一张藤椅上，倾身向前虔诚地讲道，拥簇着他的门徒也和他一样坐在藤椅上，库克汉的村民们则聚集在他们面前聆听耶稣讲道。



▲ 达·芬奇的《圣母、圣婴、圣安妮与施洗者圣约翰》的素描草稿里画有四个人物，但在完成后的绘画里却只有三个人。

艺术品无法完成的理由可说是五花八门，包括：艺术家过世、对作品失去兴趣或与买主失和等。虽然斯宾塞生前没能完成这幅最后的幻想杰作，我们还是可以从这幅画里找到许多完美的特质。

达·芬奇 (Leonardo Da Vinci) 可能是留下许多未完成作品的艺术家中最受好评的一位。一如他在“博物学”与“解剖学”的研究及对武器、水道、要塞、飞机的设计般，达·芬奇在绘画方面也颇受求知欲驱策；对他来说，一但解决了形式上的问题，完成作品的“技术”便不再重要。达·芬奇留下的绘画稀少，其中大多数还没完成。当然，买主们也清楚委托他作画将是个十分令人难耐的考验，但毕竟他开始了将艺术家与天才划上等号的传统。本着无与伦比的知性的他，在当时便已受到无异于今日的尊重。看来在艺术创作中，作品的完成与否果真不是最重要的事。

思考如何整合复数的人像——圣母玛利亚、圣婴耶稣、与圣安妮是达·芬奇所热衷的主题之一，其中最有名的版本可能不是在巴黎的卢浮宫美术馆里那幅美丽的完成品，而是伦敦国家画廊里的与完成品同尺寸的那幅素描。这张素描由八张纸粘贴、以炭笔和木炭绘制而成，可以看出在圣母的脚部、圣安妮的手与俩人身体重叠的部位，